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九

起十四年盡二十一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上

竊開元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

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東華公主妻邵固

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

成安公主中宗之女下嫁韋捷

妻魯蘇張

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會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

衷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邕州封陵獠梁大

海等據竇橫州反

封陵本山峒唐世以漸開拓乾元後始置爲縣
賓州漢領方縣地屬鬱林郡梁置領方郡附屬

郡爲縣屬鬱州唐初屬南方州貞觀五年分置賓州橫州漢虔鬱
高梁縣地江左置密流郡隋廢郡爲縣屬鬱州唐初分置潯州貞

觀八年改
曰橫州

二月己酉遣內侍楊思勛發兵討之 初上自東封還

陳州刺史李邕見上于汴州詔獻辭賦稱旨由是頗矜炫云且入

相中書令張說甚惡之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

子孔璋上書曰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

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

謂助宋
璋請誅

易之事見嗣

聖二十一年韋庶人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

謂諫用術士鄭
普恩事見神龍

元身雖受謫奸謀中阻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者也且邕之爲人

拯孤恤窮救乏矧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賊下吏死在旦

夕噫天之將喪斯文也臣聞生無益于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願以六尺之軀膏斧鉞以代邕死然臣非有私于邕也臣與邕素不相識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特爲國家惜賢且以成陛下矜能之德耳書奏邕得減死貶化尉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諍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爲御史大夫上不從丙辰以日知爲左羽林大將軍丁巳以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而折之至於叱罵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爲夏四月壬子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敕源乾曜及刑部尙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與隱甫

等同於御史臺鞠之林甫叔良之曾孫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

抗安石之從

父兒子也

卓安石歷事武后中宗貶死於開元之初

丁巳以戶部侍郎李元紘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避清儉謹厚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

進者頗懼之時初廢京師職田議者請于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

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內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

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

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卽

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于家免庸則賦闕于國內地

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元紘雖在政府未

嘗改治第宅僕馬弊劣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族宋璟嘗嘉嘆之每

謂人曰李公貴爲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 源

乾曜等鞠張說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力士還奏說蓮首垢
面席藥食以瓦器惶懼待罪上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
以爲然庚申但罷說中書令餘如故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範薨
贈諡惠文太子上爲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請然後復常寵好
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閭朝隱劉庭琦
張諤鄭繇爲詩友又多聚書畫古迹爲時所稱 丁亥太原尹張

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上命杖殺

之 辛丑於定恆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定州置北平軍恆州置恆陽軍冀州

道唐興軍易州置高陽軍滄州置橫海軍

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

載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人閒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

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

上乃止考異曰唐會要云侍御史潘好禮上疏以惠妃爲皇后進疏諫曰臣聞禮記曰父母之喪不可共戴天公羊傳曰子不復父喪不子也昔齊襄公復九世之德丁蘭報水母之怨陛下豈得欲以武氏爲國母當何以見天下之人乎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又惠妃再從叔三思再從父延秀等並干紀亂常遂窺神器紛狼同穴梟鏡共林且匹夫匹婦欲結髮爲夫妻者尙相揀擇況陛下是累聖之貴天子之尊乎伏願詳察古今鑒戒成敗慎擇華族之女必在禮義之家稱神聽之心允億兆之望又見人閒盛言尙書右丞相張說自被傳知政事之後每謂附惠妃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伏願杜之於將漸不可尙之于已成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惠妃一登宸極則儲位實恐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良爲是也昔商山西伯雖不食蕪庭之祿尙能輔胡太子況臣愚昧職忝憲府蘇冕曰此表非孟好禮所作且好禮先天元年爲侍御史開元十二年爲溫州刺史致仕表是十四年獻而云職忝憲府若題年殆錯則武惠妃先天元年始年十四王皇后有寵未衰張說又未爲右丞說竟未知此表是誰獻之今除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五月癸卯戶部奏今歲戶七百

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六月戊午東都大風拔木發屋毀端門鳴吻上以旱暴風命百

官上封事指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計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

都護積西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懼

勤苦甚得夷夏之心自王孝傑克復四鎮復四鎮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復於

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其役爲都護者惟

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爲人所稱 聖秋十五州言

早及霜五十州言水遣使賑給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廣成湯

考異曰令狐綯代宗實錄云上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生時

元宗幸汝州之溫湯有聖氣者云宮中有天子氣元宗卽日還宮

是夜代宗降誕按元宗實錄此月十六日庚申始幸溫湯己巳乃

還宮與代宗實錄不同舊唐書云十二月十三日生舊后妃傳章敬

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元宗幸忠王邸見王

服御蕭然俯無餘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

在籍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十八年薨按代宗此年生而云二十三年

以吳后賜忠玉十八年薨蓋誤以十三年爲二十三年也次柳

氏舊聞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須臾斑白嘗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歸第吾當幸汝及上子頤見宮庭殿宇皆不洒掃而樂器塵埃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使力士詔掖庭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生代宗按開元二十三年李林甫初爲相二十五年廢太子瑛二十六年乃立肅宗爲太子天寶五年李林甫始構章帝之獄舊聞所記事皆虛誕年月不合新書后妃傳全取之今皆不取

二月丁巳上幸壽安獵於方秀川壬戌還宮 楊思勸討反獠生

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遣使

入見

黑水靺鞨在流鬼國西南女真卽其遺種也

上以其國爲黑水州仍爲置長史以

鎮之渤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

厥突厥置吐屯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唐是必

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兵擊黑

水門藝嘗爲質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其故擊之是

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彊兵三十餘萬不遵唐命掃地無遺況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爲怨此亡國之勢也武藝不從彊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將兵召欲殺之門藝棄眾開道來奔制以爲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詰其使者遣使報云門藝遠來歸投諒不可殺已流於嶺南惡地別詔鴻臚少卿李道遠源復諭旨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李道遠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

鴻臚掌四夷之客故以漏泄爲罪

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殺武藝爲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

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
藝顧效小人爲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
亦可羞哉

杜暹之爲安西都護也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

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

交河公主阿史那懷道之女

何得宣

教於我杖其使者畱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
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
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
使入貢

卯開元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
西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辭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

東封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
鄯不勝其弊雖王師屢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
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
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
奭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十四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蒸祿寇大斗

谷進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奭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

考異曰吐蕃傳云君奭思

其鋒不敢出今從君奭傳

會大雪虜凍死者甚眾自積石軍西歸

隴州達化縣西有積石軍

本辭邊鎮儀鳳二年爲軍東有黃沙戍

君奭先遣人開道入虜境燒道旁草悉諾邏

蒸祿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
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蒸祿已去破其
後軍獲其輜重羊馬等計而還

考異曰君奭傳曰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帥眾入寇大斗谷又

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與襲其後敗之於青海之西
據寶劍及吐蕃器定有十四年冬此云十六年多誤也君夔以
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說度君夔必敗因表上樹州鬪羊于帝以申諷諭曰臣聞勇士冠
雞武夫戴鷓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生越雋蓄性剛決敵不避強
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遷良家于六郡求猛士
于四方鳥不遁才獸不藏技如蒙效奇靈罔角力天場卻鼓怒以
作氣前躊躇以奮擊跌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
勝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鷲狼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
骨掛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賴
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 初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蓄汴
口更於滎澤引河入汴

開皇四年分滎陽置廣武縣
仁壽元年更名滎澤屬鄭州

擢宗器爲

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貶宗器爲循州安懷戍主命將作大匠范安及發河南懷鄭汴滑衛三萬人疏舊渠旬日而畢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上惡之二月乙巳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憲司故事大夫已下至監察御史皆得顯事無所詔承隱甫在職強正無所迴避始令一切歸稟憲長乃得行事稍有忤意便列上其罪前後貶斥者殆半羣寮側目至是被黜臺中稱快

乙卯制諸州逃戶先經勸農使括定按比後復有逃來者隨到準白丁例輸當年租庸有征役則先差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諸子

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

初太宗愛晉王

晉王治是
爲高宗

不使出閣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閣

及自皇嗣爲相王始出閤中宗之世譙王失愛謫居外州溫王年

十七猶居禁中

譙王重福
溫王重茂

上卽位附苑城戶十王宅

朱雀街東第
五街首安國

寺寺東附苑城爲大宅分處十五王謂忠孝忠孝榮儀台頡
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爲十六宅以

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參起居自是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

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

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

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

功丁酉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綆

杜依曰唐令綿六兩爲屯絲五兩
爲絢麻三斤爲緞未知絲緞輕重

何如。緞音利又音
列絢音句又音劬

晉州大水漂損居人廬舍

秋七月戊寅

冀州河溢 己卯禮部尚書許文憲公蘇頲薨頲字廷碩少有俊

才一覽千言輒能覆誦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

賦頰欲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
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時又有京兆尹來謁瓌令
頰咏尹字頰應聲而對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
人弱冠舉進士吏部侍郎馬載見之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
神龍中拜中書舍人俄而父瓌入相父子同掌樞密人以爲榮及
上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頰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
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
思若湧泉吾不及也丁父憂服闕遷工部侍郎上嘗問宰相曰有
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者乎對曰陛下用人惟賢是命何資之
計乃詔以頰爲中書侍郎帝勞之曰此官自陸象先亡朕未嘗與
入今無易卿者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政事有食自頰始也頰

性廉儉所得俸祿悉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自景龍後

文章與張說齊名號燕許大手筆 庚寅鄜州洛水溢壞人廬舍

辛卯又壞同州馮翊縣廨宇溺死者甚眾八月泐穀溢毀澠池縣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執

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進攻玉門軍

玉門軍在肅州之西

二百里宋白曰肅州玉門縣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故曰玉門縣石門周匝山間經三十里沿流北入延興海縱所虜

僧使歸涼州謂君奭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

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

宋白曰常樂縣屬瓜州魏之宜禾郡前涼

之涼興縣地涼武昭王於三危山東道常樂鎮唐武德五年改置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及瓜

州陷悉諾邏恭祿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

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

脫士卒衣悉諾邏蒸祿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遠關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覘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初突厥默啜之強也迫奪鐵勒之地故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王君奐微時往來四部爲其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使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奐遽發驛奏四部難制潛有叛計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灤州渾大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

藤州漢蒼梧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隋置藤州

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

州以回紇伏帝難爲瀚海大都督己卯貶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爲

撫州別駕

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

坐其子與承宗交游故也丙戌

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錄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毗伽

元宗開元十五年

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市
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
國馬益壯焉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

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破之 回紇承宗族子瀚海司馬護輸糾

合黨眾爲承宗報仇會吐蕃遣使聞道詣突厥王君奭帥精騎邀

之於肅州

宋白曰肅仁壽元年分甘州福祿縣置肅州東南至甘州赤柳間二百里西南至瓜州界安樂烽三百七十里

還至甘州南鞏筆驛

甘州張掖縣西南有鞏筆驛

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

先殺其判官宋貞剖其心曰始謀者汝也君奭帥左右數十人力

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護輸殺君奭載其尸奔吐蕃涼州兵追及

之護輸棄尸而走

考異曰舊傳云回紇殺君奭上命郭知運討遂按知運九年已卒君奭代鎮涼州舊傳誤也

庚申車駕發東都冬十月己卯至西京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

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

吳王恪太子宗之子

以

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震

駭嵩引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

人心浸安仙客本鶻觚小吏

鶻觚縣前漢屬北地郡後漢晉屬安定郡後魏置趙平郡後周廢郡以縣

屬涇州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爲君奭腹心嵩又奏以

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

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有建康軍河北縣屬陝州

帥餘眾築故城板榦裁立

詩云編板以載縮板兩旁內土其中而築之外亦板也孔安國曰旁曰榦吐

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曰彼眾我寡又瘡痍之餘

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

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

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守珪

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初爲幽州果毅刺史盧齊卿深禮
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
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邪及是都督瓜州地多沙磧
不宜稼穡每年少雨常積雪水澆田時渠堰盡爲賊毀地少林木
難以修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有大木數千章塞流而下
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以紀其事悉諸邏禁
祿威名甚盛蕭嵩縱反闢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
吐蕃山是少衰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
軍團兵五萬六千人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府兵廢行一切之法團結民兵
謂之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朔方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
無寇而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

戊選官 是歲六十三州水十七州霜旱河北饑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以賑給之

咸開元十六年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敗吐蕃于曲

子城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爲戶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

北道宣撫使宣撫使 宣撫使 始此 乙卯春瀧等州獠陳行範廣州獠馮璘何

遵魯反考異曰本紀作馮仁 暫今從楊思勳傳 陷四十餘城行範稱帝遊魯稱定國

大將軍璘稱南越王分據嶺表命內侍楊思勳發桂州及嶺北近

道兵討之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檢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

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

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壬申以尙書右丞相致

仕張說兼集賢殿學士時說雖罷政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

訪之又令在家修史李元紘上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衮鉞前賢所難事非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于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敕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上從之故有是命 壬辰改驍騎爲左右羽

林軍飛騎 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守珪擊走

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

谷

渴波谷當在青海西

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門城

大莫門城在九曲

擒獲甚眾焚其

路駝橋而還

八月己巳特進張說上開元太衍歷詔行之

僧一行推

大衍教立術以應氣朔及日食以造新歷故曰大衍歷

辛卯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

于祁連城下

祁連城在甘州張掖縣祁連山

時吐蕃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

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斬首五千級虜散走山谷哭聲四合時兵馬使王忠嗣在嵩麾下帝以其年少敢關詔不得特將嵩將入朝王忠嗣進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會閱武鬱標川忠嗣提刀直進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上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 冬十月己卯上幸驪山溫泉己丑還宮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節度副大使蕭嵩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丑還宮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仍分爲九等 楊恩勛討陳行範至瀧州破之擒何遊魯馮璘行範逃于雲際盤遶二洞恩勛追捕竟生擒斬之凡斬首六萬恩勛爲人嚴

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虜或生剝面皮或以刀斨髮際掣去頭皮蠻夷憚之

開元十七年春二月丁卯嵩州都督解人張番素破西南蠻拔

昆明及鹽城

昆明縣屬嵩州漢定祚縣地後周置定祚鎮武德二年改置昆明縣以其地接昆明故也縣有鹽有建築

咸以衝之故又有鹽城

殺獲萬人

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師

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甲寅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

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畱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

西隴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據守

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

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自鄯州郡城縣河源軍西行百二十里至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至定戎城又南隔湖七

里有石堡城本吐蕃鐵勿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隴文縣西四面懸崖千數仞石路盤屈長三四里西至赤嶺三十里

丙

辰國子祭酒楊場上言以爲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頭月尾且今之習左氏傳者十無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學廢無日矣請自今考試者並帖平文以存大典

唐取士之科有進士有明

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開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第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通典曰唐制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其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處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若

無甄異恐後代便棄請能通二禮及公穀者亦量加優獎于是下制明經家能習左氏及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爲式 夏四月庚午禘于太廟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於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禘與常饗不異請禘祫皆序昭穆從之縉安石之兄子也 縉音 乙亥大風震電藍田山崩

五月壬辰復置十道及京都兩畿按察使 雍同華商岐邠爲京畿洛汝爲都畿

初張說張嘉貞李元絃杜暹相繼爲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議事於說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絃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悅六月甲戌貶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荊州長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絃曹州刺史 舊志曹州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 龍乾曜兼侍中止爲左丞相 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唐初僕射之職無所不統是正丞相也至中宗神

龍元年豆盧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知政事鄭有丞相之名非復唐初丞相之職矣今源乾曜止爲左丞相是止爲尙書左

以戶部侍郎宇文融爲黃門侍郎兵部侍郎

裴光庭爲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節度

使自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開府王

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

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閒言于上曰福

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所

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

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

舊志興州至京師九百四十八里

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遽奏之上怒召

澣責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語麻察詎爲密邪且察素無行嘗遊

太平之門卿豈不知邪澣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澣察交構將

相離閒君臣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良德亦漢合浦縣地吳質高涼

郡陳分置務德縣後改爲良德潯州漢布山阿林之地梁於布山

地置桂平郡清廢郡爲縣又於阿林地置皇化縣隋廢入桂平貞

觀七年置潯州治桂

平復置皇化縣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

考異曰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

輿記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賢人實錄誤也

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

天下咸令宴樂

聖節錫宴自此始後改千秋節

節

自古以來庚辰工部尙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

節社用戊日

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

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

辛巳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

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乙酉以開府儀

同三司兼吏部尙書宋璟爲尙書左丞相源乾曜罷爲太子少傅

乾曜歷官皆以清慎恪敏著稱爲相十年務爲寬平博大故鮮咎

愆 是月越州大水漂壞廡宇及居人廬舍 宇文融性精敏應

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融爲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

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

有寵於上以平石堡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

親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

刺史考異曰簡傳曰殿中侍御史李宙驛召禕將下凡爲相百日

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

食之不盡如鉤 宇文融既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

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

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融贓賄事又貶平樂尉

平樂縣漢蒼梧郡荔浦之地晉蓋平樂縣屬始安郡唐分置昭州有平樂水考異曰唐歷云裴光庭等諷有司劾之積其贓鉅萬計舊傳

曰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遊朋黨及男受贓等事今從實錄統紀又唐歷云十月乙未抄長曆十月戊午朔無乙未今從

統紀至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

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 高宗調露二年分黃貴二州道巖州以巖岡之北因名 道卒 十一

月庚寅上享太廟辛卯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 行謁五陵以車駕經行近遠先後爲

次 戊申還宮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稅悉蠲其半雁表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終身勿事 十二月辛酉上幸驪山溫泉乙丑校獵渭濱

壬申遷宮 是歲忠王母楊妃薨葬于細柳原止命張說爲志文

其銘云石獸滋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

知何年兮開鏡奩

是爲元獻皇后

開元十八年春正月

考異曰實錄云癸酉上御含元殿受朝實按長歷是月甲戌朔無癸酉實錄此年事

與本紀唐歷統紀皆不同正月甲子全差誤疑本書闕亡後人附益之新紀止據舊紀全不取此年實錄又云丁巳新迎氣于東郊下制十八年正月五日以前天下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放之按是月無丁巳諸書及會要皆無十八年親迎氣事唐歷在二十六年正月七日丙子統紀在二十六年正月實錄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又載迎氣大赦其制文推想大略與此年相似或者實錄誤重出於此

辛卯以裴光庭爲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於春月

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畱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三月丁酉復給

京官職田

夏四月

考異曰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歷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

紀唐歷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

丁卯築西京外郭九旬而畢

乙丑以裴光庭兼

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遷或老干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後速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謂罷官之後經選凡幾各以多少爲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卽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光庭令專主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

來矣已酉可突干弒邵固五屈烈爲王帥其國人并脅奚眾叛降

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

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

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

考異曰唐朝年代記云初裴光庭娶武三思女高力士私焉光庭有吏材力士爲之

推轂因以入相時彥鄰之宋璟王峻酒後舞回波樂以爲戲譴光庭患之乃奏天下三十餘州缺刺史升平日久人皆不樂外官請重臣兼外官領御史以維其學於是擬景揚州峻豫州象先荆州凡十餘人蕭嵩執奏天下務重實賴舊臣竊德訪其得失今盡失之則朝廷空矣上乃悟遂止按實錄是歲閏六月以太子少保陸象先兼荆州長史璟峻未嘗除外官今不取

丙子以

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

兆尹裴仙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

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今忠王英

姿穎發雅類聖祖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

承玘破之於捺祿山

開元初置平虜軍於營州考異曰韓愈烏氏先廟碑云尙書諱承洽開元中管平盧先鋒

軍屢破奚及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傳云承玘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樓門二龍據此則承玘承洽一人也今從新書口說此

又晉書上聲捺音難入聲

壬午源洛二水溢環天津永濟二橋

溺東都千餘家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東道元帥然竟不

行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

唐諸王友因從五品上

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遣吾書悖慢

吐蕃請用敵國禮見二百十一

卷二 年 此何可捨對曰贊普嘗開元之初年尙幼穉安能爲此書殆

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

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焉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

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

謂金城公 注也 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

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

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

明入貢

考異曰實錄十九年七月癸巳吐蕃遣其大臣名悉獵來朝請固和好之約且獻書云云按長曆十九年七月丁未

朔無癸巳今從唐

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閒張元表等先

與兵寇鈔

武后時張元表爲安西都護與吐蕃互相侵掠

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

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入朝皆爲邊將所

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

恨自是吐蕃復款附

庚寅上幸鳳泉湯癸卯還京師

岐州郿縣有鳳泉府

甲寅護密王羅真檀入朝畱宿衛

護密或曰達摩悉鐵帝或曰鐵備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

故地東北直京師九千里而東北臨烏濟河當四鎮入吐火羅道

十一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

丁丑還宮

十二月戊申尙書右丞相燕文貞公張說薨說字道

濟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于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眾後卒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者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辭人咸諷誦之其謫岳州也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帝好文章有制作必使視草說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尙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丹鳳樓也東內大明宮正門曰丹鳳門突厥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廕監牧都使霍國公王毛仲恃

寵驕恣日甚止每優容之毛仲與左領軍大將軍葛福順左監門將軍唐地文左武衛將軍李守德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親善福順等倚其勢多爲不讓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柴載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思勳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其卑品者小忤輒詈辱如童僕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上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

事見二百九卷
睿宗景雲元年

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相與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柔幾毛仲又索甲仗于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上始決意除之恐其黨驚懼爲變

柔開元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

錫宋白曰瀼州臨潭郡隋將劉方始開此路貞觀十二年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

北有瀼水以爲州名考異曰實錄十八年六月乙丑王毛仲貶瀼州按唐恩統紀舊紀毛仲貶皆在十九年正月今從之福順

地文守德景耀廣濟皆貶遠州別樹毛仲四子皆貶遠州參軍連

坐者數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

爲上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

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者力士卽決之勢傾內外

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麥

氏卒伯獻等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己親力士要瀛州呂元晤

女爲妻擢元晤爲少卿子弟皆王傅

唐諸王傅從三品章輔相贊導匡其過失

呂氏卒

朝野爭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

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

蕃琳神慶之子也

崔琳慶之用於武后之時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

記左氏文選正字于休烈上疏

考異曰寶錄十一年七月壬申敕崔琳充入吐蕃使矣未命有司

寫毛詩禮記等賜金城公主于休烈丁亥以崔琳爲御史大夫

紀唐歷皆同十九年正月辛未乃遣崔琳報使二月甲午以琳爲

御史大夫三月乙酉琳享于吐蕃金城公主因名悉曇請書于休

烈乃諫皆在前年七月八月按七月癸丑朔亦無丁亥

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

子漢猶不與

漢成帝弟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

或明鬼神怪物怪太史公書有歌國縱橫辯論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送不與

況吐蕃國之寇讐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橫略愈生變詐非中國

之利也。寧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聲味頑驕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甯之元孫也。丙子上躬耕於興慶宮側，盡三百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配享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太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我戰則克。

齊定公與

齊會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夷以兵劫魯公孔子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齊夷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及攝行相事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瑩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又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

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

記玉制之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教以乘兵車衣甲之儀羸股肱決射御謂振

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

受成獻馘莫不在學

詩魯頌泮水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叔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受成謂受馘辭之成也

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

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

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

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

哲之目爲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五月壬戌初立五嶽眞君祠

杜佑曰開元十九年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

正眞之神五嶽皆有洞府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

上奇其說因敕五嶽各置眞君祠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尙它碑入見請

於赤嶺爲互市許之

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碑音倫入聲。

冬十月丙申上幸東

都 或告潯州都督張審素賊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

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

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十二月審素坐斬籍沒其家

審素二子復營張本

浚苑中洛水大旬而罷

壬開元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禕爲河

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

爲副總管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上思右驍衛將軍安金藏

忠烈

金藏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三月賜爵代國公仍於東西嶽立碑以銘

其功金藏竟以壽終 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

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

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

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

白山後漢時烏桓所居在五阮關外大荒中○玼言此又音慈

又音妻

上聲 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

契丹俘斬甚眾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

高靈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

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高宗總章中以新羅降戶置歸義州於夏鄉縣廣陽城後廢今復置以處李詩

部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上陽宮南臨洛水引洛水爲中洲於宮之東 醉

者賜以衾褥肩輿以歸相屬于路 五月癸卯制寒食上墓編入

五禮永爲恆式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禕開府儀同三司上命裴

耀卿齋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耀卿謂其徒曰戎狄貪婪今

齋重貨深入其境不可不備乃命先期而往分道竝進一日給之

俱畢突厥室韋果發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還趙含章坐

賊巨萬杖於朝堂流瀼州道死 秋七月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

屢獲豐年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祠后土見上卷十一年還京謂還西京也 敕裴光

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此分押兩司左右廂兵也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初上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薨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

邱請依明慶禮 明慶卽顯慶也避中宗諱改曰明慶 祈穀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

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園丘方

丘太宗配零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禮成上之
號曰開元禮 勃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
殺刺史韋俊上命右領軍將軍葛福順發兵討之 壬子河西節
度使牛仙客加六階初蕭嵩在河西委軍政於仙客仙客廉勤善
於其職嵩屢薦之竟代嵩爲節度使 冬十月壬午上發東都辛
卯幸潞州給復三年賜高年粟卹辛丑至北都給復三年十一月
庚申祀后土於汾陰赦天下免供頓州今歲稅賜鬴三且十二月
辛未還西京 是歲以幽州節度使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增領衛
相洛貝冀魏深趙恆定邢德博棣營鄭十六州及安東都護府德
州漢安德廣川平昌之地舊置平原郡 戶部奏天下戶七百八十
時置德州安東都護府時治平州 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開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巳祔肅明皇后于太廟毀儀坤廟

肅明

謂祀儀坤見二百一十一卷四年

丁巳上幸驪山溫泉

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

兵以討勃海王武藝

考異曰新書烏承玳傳云可突干殺其王仰固際突厥而突亦亂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

玳擊之破于捺祿山又云勃海大武藝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玳望要路壑以大石互四百里於是流人得還土少休脫鎧而耕

以省度支運法按韓愈爲烏重允作廟碑敘重允父承治云屢破契丹從戰掠祿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尙書

領所部兵塞其道壑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錢三千萬疑新書約此碑作承玳傳按新舊帝紀及

勃海傳皆云武藝入寇至馬都山事或者韓碑云走可突干勃海上至馬都山謂破走可突干勃海上追之至馬都山自二十一年

郭英傑與可突干入寇而然與上止是一事新書承之致試然未知

郭英傑承璽傳中

庚申命太僕員外卿金思簡使于新羅

思簡新羅王之侍子

京師官爲太僕員外

遣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隘士卒死者

過半無功而遣武藝怨門藝不已密遣客刺門藝於天津橋南不

死上命河南搜捕賊黨

河南府

二月丁亥上還宮

丁

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爲後絕吐蕃和親什

未嶺碑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

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祺訟之上賜諡忠獻上問蕭嵩

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邕善將薦之邱固讓於右丞

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

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

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仁

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

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

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

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有供奉侏儒名黃馮性警黠上常渴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臣嬾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辭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榆當作榆此榆關謂臨榆之險者也又唐勝州界有榆關隋之榆林郡在營平之間古所界二關有榆榆之異史家傳寫混淆無別故詳辨之可突于引突厥之眾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休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

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

己猶踵行之

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

唐制

太師太傅太

保爲三師吏自佐史以下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

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立皇

子濫爲濟王沔爲信王泚爲儀王漼爲陳王澄爲豐王漙爲恆王

縱爲瀛王滔爲汴王

漼音催又上聲速音
惠澹音從又音爽

先是宣州刺史裴耀

卿朝集京師條奏漕運便宜事曰江南送租庸調者大抵本州以

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

至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畱至六七月

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減

始得上河入洛卽漕路乾淺船艘隘闊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

江南至東都停畱日多運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
又江南之人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今漢隋漕路
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
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
諸倉節級轉運則舟無停畱物不耗失矣疏奏不省至是關中久
兩穀貴上將幸東都時耀卿爲京兆尹上召與謀之對曰關中帝
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
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
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漕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
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東都轉漕稍實關
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

出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

河口汴水達河之口也河口倉之武牢倉

使吳船至彼卽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

置一倉

禹鑿底柱二石見於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河水至此分爲三流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時於三門東置集津倉

西置

鹽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險迫則傍河擊山以開車道運數

十里西倉受之水通則運水細便止則無復滯帶省費鉅萬矣河

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上深然其言 京師飢詔出

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 冬十月庚戌上幸驪山溫泉己未還宮

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上前

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

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

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爲之動容曰卿

且歸朕徐思之丁巳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以京兆尹

裴耀卿為黃門侍郎前中書侍郎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

郎竝同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

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劔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

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瀛兩畿以中丞領之餘

皆擇賢刺史領之京畿採訪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采

訪使以京官領之河南採訪使治汴州河東治

蒲州河北治魏州隴右治鄆州山南東道治漢州西道治梁州淮

南治揚州江南東道治蘇州西道治洪州黔中治黔州劔南治益

州嶺南治廣州其後有以邊鎮節度領採訪使者則關中

道固不拘京官而諸道採訪使治所亦難槩掄以定所也非官有
遷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
後聞時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採訪使襄州乃南楚故
城有昭王井俗云汲者必死行人雖渴不敢飲其水朝宗以書論

神飲者遂無恙人更號韓公井 太府卿楊崇禮政道之子也

道附楊帝之孫
齊王暉之子

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

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駁省便出錢數百

萬緡

句者句考其出入或多或少駁者按文籍有故錄欺弊別是
駁易之省者節其冗蓋之費便者買遷各隨其便以取贏

歲以戶部尙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

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慎餘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爲優上

乃擢慎矜自汝陽命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知

長安倉出納慎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納

含嘉倉
在東都

亦皆稱職

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潰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

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一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一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

起二十二年盡二十九年凡八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己巳上發西京己丑至東都張九齡自
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二月壬寅秦州地震壞公私屋殆盡
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仍連震不止命左丞相蕭嵩致祭山川又
遣倉部員外郎韋伯陽賑恤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
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

恒山時屬定州恆屬縣界

則天以來

歷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贍齎書迎之
庚寅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厚上數問以治道及神仙事語秘
不傳時有邢和璞者能知人前後世及天壽生死之數上令和璞
筭果年壽則懵然莫知其端又有僧夜光者善視鬼上召果與密
坐令夜光視之夜光對面莫能見曰果今安在上謂高力士曰吾
聞飲薑汁無苦者真奇士也乃進薑果飲三卮頽然如醉曰非佳
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黑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
帶中更出藥傅其斷復寐良久齒已生矣粲然潔白上益神之欲
以玉眞公主妻之而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
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其語不倫
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固不奉

詔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三月庚辰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皆曰
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
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鑄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且
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右監門
錄事參軍劉秩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管子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
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
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
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
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
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

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出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眾去南畝者眾則草不墾而糶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漢文帝時吳王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鄼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而

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固無害也陛下何不禁民用銅禁之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賤而錢之用給矣上乃止秩子元之子也

以河南房瑄爲監察御史先是瑄爲馮翊尉出遇孔目官党芬於道芬避瑄瑄決之時陸象先爲同州刺史瑄以其事白之象先曰如芬所犯決亦得不決亦得瑄謝之象先曰謝亦得不謝亦得頃之象先內召瑄入謁象先留瑄瑄至默不發一言象先曰房瑄爲人百事不欠惟欠不言今不言矣是堪用也至是薦爲御史夏四月壬辰以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領涇原等十二州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

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

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

門侍郎

考異曰舊傳云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

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元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久之以右丞韓休對元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黃門侍郎元宗眷遇益深按光庭妻一寡婦耳豈敢遽引所私代其夫爲相韓休正直雖得林甫先報必不至薦之爲相今不取

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

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宰相每就位二人警折趨而林甫軒轅無少讓喜津津出倉宇間觀者咸竊言一鵬挾兩兔矣上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

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契丹

考異曰實錄守珪大破契丹林胡接會要契丹事二

十二年守珪大破之蓋實錄以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故云然

遣使獻捷

薛王業疾病上憂之

容巽爲變七月己巳薨贈諡惠宣太子

上以待中裴耀卿鑿江

淮河南轉運使

考異曰舊紀云充江淮以南南回造使今從舊食貨志

於河口置輪場八月壬

寅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高宗咸亨二年於洛州河陽縣柏崖置倉開元十年廢今

復因舊基置之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

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

兩斛用千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

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

車錢三十萬緡

考異曰舊志云四十萬緡今從舊傳舊志又云明年耀卿拜侍中蕭昚代焉按耀卿二十一年建

此議今年爲侍中始置河陰倉後三年方見成效則非作侍中時解此職也

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

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張
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元先生厚賜而遣之
後卒好異者奏以爲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
日有食之 乙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傳首東都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
到官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
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殊無降意但稍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
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之會契丹牙官李過折考異曰舊契丹
傳作過折今從
實錄及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乃說過折使圖之過折
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誅其黨帥餘眾來降守珪出師紫蒙
川據晉書載記秦漢之間東胡邑於紫蒙之野唐書地理志平大
州有紫蒙白狼昌黎等成蓋平州之北境契丹之南界也大

關以鎮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於天津之南 突厥毗伽可汗爲

其大臣梅錄曠所毒未死討誅梅錄曠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

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登利華言果報也

考異曰舊傳伊然立詔宗正卿李隆弔祭

得立伊然爲立碑廟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爲登利可汗按張九齡集教登利可汗書云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弔祭又云建碑立廟躬親紀功然則告喪時登利已立矣實錄註亦作佺庚戌來告喪 禁京城旬者置病

坊以廩之

元開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捷制以

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松漠

州都督按道折雖有功唐未必

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

杜佑曰是

年親耕有司進饌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獻帝欲重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耕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獻

赦天下郡城酺三日

都城謂東都城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詣隘樂不得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

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

詩大東曰既彼牽牛不以服箱

注云服軋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疏云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發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邱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魯山令元德秀性遺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菴宇菴者德秀所

爲歌也

魯山古魯縣夏孔甲時繁龍氏劉累所遷之地漢爲魯陽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魯陽郡隋復爲魯縣屬汝州唐爲魯

山縣以縣有魯山故名

上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又謂宰相曰懷州之

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

高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代天理物

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纒破契丹陛下卽以爲宰相若盡滅~~蘇厥~~蘇厥謂奚與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二月守珪詣

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瑄瑋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讐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讐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

相讐何有限極咎繇作士咎與皋同繇與陶同灋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

恕宐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勝於衢路市人斂錢

薛文於北邙恐萬頃家發之仍為疑冢數處 唐初公主實封止

三百戶中宗時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

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

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

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

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咸宜公主下嫁楊洵

始加實封至千戶公主武惠妃之女也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元月戊子免鰥寡惻獨今歲稅米 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

庭及安西撥換城 閏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乙亥冊故

蜀州司戶楊元琰女爲壽王妃

爲帝納妃於後宮以亂國張本考異曰實錄載冊文云元暉長女按

陳鴻長恨歌傳云詔高力士潛投外宮得楊元琰女於壽邸傳貴妃傳云元琰女早孤養於叔父元暉又云或奏元琰女容色冠代

官禁中卽爲自出妃意者句籍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妃云云遂召女而太眞得幸

元琰汪之曾孫也

楊汪見一百八十三卷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是歲

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

考異曰舊傳過折爲可突干餘黨泥裏所殺不云朝廷如何處置泥

裏今據張九齡集有此賜契丹都督涅禮敕又有賜張守珪敕云涅禮自擯難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它也蓋泥

裏卽涅禮也并其諸子一子刺乾奔安東得免

開元三年移安東都護府於平州

涅禮上言過用刑殘虐眾情不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爲

松漠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

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

卿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

目前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擊破之

丙開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戶聽盡今年內自首有
舊產者令還本貫無者別俟進止踰限不首當命專使按求散配
諸軍 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 蓋姓也 二月甲寅宴

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下縣令 庚午更皇

子名鴻曰琪潭曰琮浚曰璵洽曰玟涓曰瑤況曰琬澗曰珪濰曰

瑤 瑤音音 灑曰璫 灑音雲 澤曰璘清曰玘 玘音明 澗曰玢 玢音賓班

沐曰琦溢曰環沔曰璵泚曰毗灌曰珪 灌音催 澄曰珙漉曰瑱 漉音

漉 漉音有叢爽 澗曰瑤 澗音景 滔曰璫 璫音敬 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

舉人有進士李權陵梅員外李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眾

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

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
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

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

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史記齊景公使司馬穰苴爲將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素驕貴

穰苴與之約日中會於軍門夕時乃至穰苴以賈後期斬之以令三軍

孫武斬宮嬪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劉廙吳王

曰可以勸兵小試於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百人十人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約束既布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行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以徇用其次爲隊長而復鼓婦人左右前後號起皆中繩

墨規矩於是吳王知孫子能用兵以爲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

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

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

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寬赦之

考異曰元宗實錄四月辛亥張守珪奏祿山統

戎失律挫敗軍威請依軍法決斬許之祿山臨刑抗聲言曰兩蕃未和忍殺壯士豈爲大夫謀也守珪以祿山嘗捷於擒生聞其言遂捨之以聞肅宗實錄云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盡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邪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姚汝能作祿山事迹其盜羊事與肅宗實錄同又云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也又云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討奚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獲首出征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嶺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元宗借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奏請誅之元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議石勒便斲斷祿山難制邪竟不誅之孫樵作西齋錄其序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噉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舊張九齡傳云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歸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獲首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職亦斬宮嶺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左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蕃新傳語裴光庭事如事迹執送京師事如舊傳舊祿山傳盜羊事如事迹而無失利請斬事新傳亦然舊傳仍云二十年守珪爲幽州節度使祿山盜羊事似按裴光庭二十一年卒是年冬九齡乃爲相云與光庭語誤也孫樵云曲江令守珪斬之尤爲失實實錄二十一年守珪猶在隴右與吐

蕃立分界碑未至幽州舊傳云二十年爲節度亦誤也按祿山若始爲互市牙郎守珪安能知其終亂天下釋而不殺保德豈得以叛罪加之邪若如舊九輪傳守珪執送京師元宗自赦之則守珪何罪而時人咎之也若謂盜羊喪師兩次當死則祿山豈祇用辭而免兩死邪若如元宗實錄守珪奏請行法得報應許感其一言輒捨之則守珪必不敢輕易反覆如此且九輪何從而得見其面而云面有逆相邪若云守珪未嘗奏請行法則張九輪集有賜守珪敕云祿山等輕我兵威台不密料致令損失空其就誅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賜平盧將士敕云安祿山之誅殺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是當時曾許之行誅矣若云守珪自捨之非元宗意則又賜守珪敕云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闖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空且停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最本狀亦任隨事處之今以諸書參考蓋祿山失律守珪奏請行法故前敕云卿既行之軍法合爾又云祿山之誅殺輕敵太過似謂守珪已誅之矣既而守珪感其言惜其驍勇欲殺則不忍欲捨則先已奏聞耳恐不能厭服將士之心或者報未到故執送京師使上自赦之冀上見其材力而赦之亦猶陳平執樊噲齊青囚蘇建耳上因是欲赦之而九輪執奏云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空免死是平勅守珪不斬於國外乃更執以諫上之辭也九輪因此見之而云面有逆相上終欲赦之故九輪不得已草敕云卿更審最本狀隨事處之守珪得此敕卽

捨之以聞如此則與元宗實錄相應而於人情差似相近

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其母巫也居突厥中禱於軋犖山虜所謂戰鬪神者而有妊及生有光照穹廡

野獸盡鳴母以神所命因名軋犖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

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思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名祿山

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開先祿山一日生

考與日舊傳云思明除日生祿山元

日生按祿山事迹天寶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日今不取

及長相親愛皆為互市牙

耶以驍勇聞

牙耶聖會也南北物價定於其口而後相與貿易。聖音風上聲又音祖

張守珪以祿山

為捉生將祿山每與數騎出輒擒契丹數十人而返狡獪善揣人

情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宰干姿瘦少鬚

髮鵞肩儂背厥目側鼻而蹠狡健諳嘗負官債亡入奚中為奚遊

弈所得欲殺之宰干給曰我唐之和親使也汝殺我禍且及汝國

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遊弈信之送詣牙帳窳干見奚
王長揖不拜奚王雖怒而畏唐不敢殺以客禮館之使百人隨窳

干入朝窳干謂奚王曰王遣人雖多觀其才皆不足以見天子聞

王有良將瑣高者何不使之入朝

瑣高者蓋奚中酋豪之號非人名也前已有李詩瑣高補誌瑣

高實是人性名非官號也

奚王即命瑣高與牙下三百人隨窳干入朝窳干將

至平盧先使人謂軍使裴休子曰奚使瑣高與精銳俱來聲云入

朝實欲襲軍城宜謹爲之備先自圖之休子乃具軍容出迎至館

悉阮殺其從兵執瑣高送幽州張守珪以窳干爲有功奏爲果毅

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安史事始此

故連州司

馬武攸望之子溫存坐交通權貴杖死

齊言慎

乙丑朔方河東節度

使信安王禕貶衢州刺史廣武王承宏貶房州別駕涇州刺史薛

自勸貶澧州別駕皆坐與溫交遊故也承宏守禮之子也

國王守禮

賢懷太子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貶通州刺史坐與禕交書也五

月醴泉妖人劉志誠作亂驅掠路人將趣咸陽村民走告縣官焚橋斷路以拒之其眾遂潰數日悉擒斬之六月初分月給百官

俸錢初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薦及服紀未通

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

中韋述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

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

相踰越百世不易之道也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宴私之饌與時

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屈到嗜

芟屈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干國之典

國語楚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日祭

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國君有牛宮大夫有羊饋士有豕犬之饋庶人有魚炙之薦雞豆醢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途不用護一名芟說文曰楚謂之芟秦謂之蕪若今俗但言後芟武陵記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菱。解若香蕪垢。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嘗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一禘不欲瀆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舍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簋

簋可去而盤盃椀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笙篳篥笛當在奏矣

舜樂曰韶湯樂曰濩笙箏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或云侯輝所作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舊唐書曰笙箏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於懷用兩手齊奏俗名擘箏箏鳳首箏箏有項加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小而身大翳有小缺取其身便也一日箏箏乃鄭衛之音權輿以其亡國之聲改號空國之箏亦曰坎箏風俗通云漢武帝時邱仲作笛按周禮笙師掌教箏箏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橫笛空洞無底刻其二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

善爲之注七孔今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所謂橫吹非融所賦者融賦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箏乃今時所吹五孔箏以融約所說論之則古箏不應有五孔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書箏亦橫設而有五孔不知出何典據 凡此之流皆非正

物或興於近代或出自蕃夷耳目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夫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爲豈可廢棄禮經以從流俗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未有火

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麩汗罇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司桓氏以墜取明水於月爲玄酒。炷香萱上聲 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犧牲以

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然而薦貴于新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節制存焉籩豆簠簋樽罍

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皿

元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畢陳用

周制也

如簠簋豆
餽羞之類

園陵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

如叔孫通請
薦合饗之類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

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

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籩豆之

數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亦與述酒食上固欲量加品味緇又

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緇又奏儀禮喪

服舅緦麻三月從母以名加外祖父母以尊加皆小功五月外祖

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舊親卽未疎

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裝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

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

姨舅母竝加至祖免

五服止於總戚此外有祖免之服祖者偏脫衣祖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

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

簪於髻。袒免音但問。崔沔議曰正家之道不可以二總一定義

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

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

崔沔所謂詔旨見二百十卷七年日入年者通帝

卽位先天之年數之也

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

禰音

大夫及學

士則知尊祖矣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

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

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伯叔父母從父昆弟皆大功以

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

功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總麻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姨舅皆出于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既加至大功則外曾祖應至小功外高祖應至總麻若舉此而捨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疎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廢禮徇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蓋本於公者泮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楊仲昌議曰儀禮外皆服總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

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若
堂姨舅竝加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且外祖父母既加大功則
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
相懸也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
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
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曰毋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竝
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
宐加緦麻堂姨舅宐服袒免均說之子也霍河事親至孝爲人純
謹口無二言性舒緩訥于造次至於當官正色未嘗撓阻學無所
不通而尤善禮經朝廷每有疑義皆取決焉 秋八月壬子千秋
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

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上賜書
褒美 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來請降許之 御史大

夫李適之承乾之孫也初爲河南尹上患穀洛暴溢歲耗徭力詔
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一曰上陽二曰積翠三日月陂自後水不
爲患詔刻石著功由是得幸於上數爲承乾論辯甲戌追贈承乾
恆山愍王 乙亥汴哀王璵薨 冬十月戊申京師地震是日車

駕發東都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
上召宰相卽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
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上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
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
臣請宣示百司卽日西行上悅從之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善政

題贊於其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政既惠愛性亦謙沖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奐懷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湖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尙書張九齡曰不可尙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尙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

考異曰舊林甫傳曰林甫以九齡言告仙客仙客明日見上泣讓官

爵按時不聞仙客在京今從唐歷

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

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

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闕

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

九齡韶州人

不如仙客生於中華

牛仙客涇州人

然臣

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辛丑東

都地震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

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上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

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瑒及卽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瑒瑒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尙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

咸宜公主武惠妃之

女故楊洄黨於惠妃

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

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說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

臣不敢奉詔止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

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

上上浸疎之

考異曰明皇雜錄云林甫請見屢陳仙客實封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

齡惶恐作鼠以獻新傳亦云然按實錄仙客加實封在十月而九齡集白羽扇賦序云開元二十四年夏監署奉敕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預焉獨有所感立賦賦其末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敕報曰朕近賜羽扇聊以滋暑佳彼勁節方資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同也然則上以盛夏獨賜扇臣獨非以秋日獨賜九齡但九齡因此獻賦自寄意耳林甫引

蕭昊爲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

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由是出昊爲岐州刺

史故林甫怨挺之

附錄九齡嘗送芋於昊嘗稱尊賜昊荅云損芋弄嘉惟謙賜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六

思齋

惡鳥也聞者爲之大笑。吳音拱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尙書

方承恩足下空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

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

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鞠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

上止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補註所由謂州郡官之管事者九齡曰此

乃挺之出妻不宐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

卿九齡爲阿黨壬寅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竝罷政事

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爲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領朔方節

度如故考異曰唐歷曰宰相兼領節度自仙客始按蕭嵩已遙領河西非始此嚴挺之貶洛州刺史

舊志洛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八十五里王元琰流嶺南上卽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

尙通宋璟尙法張嘉貞尙吏張說尙文李元絃杜暹尙儉韓休張

九齡尙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旣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

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唐舊儀每日尙乘以應馬八匹分爲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俟

仗下卽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轡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道退補闕杜璠嘗上

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旣爲林甫所引專給唯諾而已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奇才異行不免終老常調其以巧諂耶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它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上嘗欲

相崔隱甫謂之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上曰可往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上乃不用子弟或問其故答曰我不以其人微而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邪

史臣曰嚴挺之拒宰相不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坐是皆不得爲相彼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爲喻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訂開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初置崇元學博士學生一百人令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每歲依明經舉時謂道舉 二月敕曰進士以

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

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補註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

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叢梁傳爲小經

戊辰新羅王興光卒遣鴻臚少卿邢

璿冊立其子承慶

璿音孰又有受道二音

上謂璿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

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充使卿宜闡揚經典

使知大國儒教之盛 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於捺祿

山 己亥河西節度使崔希逸翼吐蕃破之於青海西初希逸遣

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

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希逸蓋帶散騎常侍鎮河西故稱之

言必不欺

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姦人交構其閒掩吾不備悔

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

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

勃律上甚怒會希逸僉人孫誨入奏事

僉從也唐制凡諸軍鎮大使副使以下皆有僉人別

奏以爲之使大使僉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僉二十人別奏八人。僉音欠

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

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

餘里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

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復絕朝貢 夏四月辛酉監察御史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

薛居正五代史曰天后朝有讖解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

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當時好事者解云兩角犢子牛也必有牛如干唐詐

上怒命左右擗於殿

庭

擗擊也。擗音薄又音扑

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

藍田縣漢

晉屬京兆後魏眞君七年併入霸城太和十一年復後周置藍田郡隋廢郡爲縣屬京兆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七十里考異曰舊紀

云子諒以妄陳休咎於朝堂決殺實錄曰子諒彈奏仙客非才引妖讖爲證上怒召入禁中責之左右拉者數四氣絕而蘇及仙客

傳則云子諒謫言於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因之懿親豈得生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延詰

子諒子諒解窮於朝堂決杖配流瀼州行至藍田死舊仙客傳亦然今從實錄及舊紀柳宗元周君墓碣云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

某字某又曰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宗元集此偈雖無名字然其事則子諒也云在天寶年諒矣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甲子貶九齡荊州長史

九齡雖以直道黜然不戚戚於懷惟以文史自娛故當時竝以勝

流許之天下稱爲曲江公而不名楊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瑤光

王琚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鏞潛構異謀

考異曰新傳曰二十五年洄復構瑛瑤琚與妃

之兄薛鏞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介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遠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廢瑛等按瑛等與惠妃相猜忌已久雖承妃言豈可遠被甲入宮又按廢太子制書云昭元良于不友誤二子于不義不言被甲入宮也蓋洄諧瑛等云欲害壽王瑁耳今從舊傳但云潛構異謀。鏞音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

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

考異曰蜀孤及作裴真行狀云公爲

起居郎三庶人以罪廢壽王以母寵子愛議者頗有奪宗之嫌道路惘然朝野疑懼公乃從容請聞懷獻獻諫上述新城之殷鑒下

陳兵圍之元龜謂輿亡之由在廢立之地天子感悟改容以謝因詔以給事中授公公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固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眾矣何以錫之上善其敏而多其讓乃止不拜尋除尚書祠部員外郎按獲光庭之子當是時周子諒杖死張九齡遠貶穉若敢爲太子直免則聲振宇宙豈得湮沒無聞而諸書皆不言此事蓋出於及之虛美耳

流鏑於灤州瑛

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鏑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

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趙氏妃家薛氏瑤舅家皇甫氏坐流貶

者數十人惟瑤妃家韋氏以妃賢得免

灤音囊上聲

五月夷州刺史

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

夷州漢蒗柯地其後爲徵外隋開置綏陽縣屬明

郡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甯夷縣明陽屬焉而綏陽屬義州貞觀元年廢夷州而明陽宜夷屬勝州四年復置夷州於黔州部上縣尋又自都上移於綏陽貞觀十二年

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

李宏節開夷獠置古州屬容州都督府

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

使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
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辛丑上命有司選宗子有

才者授以壹省及法官京縣官敕曰違道慢常義無私於王法修

身效節恩豈薄於他人期於帥先勵我風俗 秋七月己卯大理

少卿徐嶠考異曰傳紀作徐帖今從刑法志通典奏今歲天下斲死刑五十八大理

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

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庚辰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

客廂國公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寅有司奏囚減少上歸美宰臣制日斲獄五十殆至無刑遂封二人又十月丙午上因臨

政問京城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色下制曰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今結諸刑名纜逾五十其刑部侍郎鄭少微等各

賜中上考二考未詳其爲一事二事今從舊紀上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刪脩律令格

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

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

復幸東都矣癸巳救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

據李泌傳太原倉在陝州

西皆留輸本州 太常博士王珣

考異曰舊傳不言珣鄉里世系新傳云方慶六世孫又新舊傳

皆云抗疏請置春壇因遷太常博士不知其本何官也新表王方慶五世孫興事肅宗按方慶長安二年卒距此才三十六年不應已有五世六世孫能上疏恐珣偶與之同名實非也今不取 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

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珣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珣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干一月壬申上幸驪山溫泉乙酉還

宮 己丑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璟少耿介有大節

當官正色立朝敢言張嘉貞繼之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論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尙渾恕華衡皆不才以貪淫荒縱爲物議所穢廣平之風衰焉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贈諡貞順皇后是歲命將作大匠康麗素之東都毀明堂麗素上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卑於舊九十五尺仍舊爲乾元殿從之 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庚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爲侍中 丁丑上迎氣於灤水之東 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鎮兵勿復遣在波者縱還 令天下州縣異別置學 壬辰以李林甫領隴右節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雷後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東節度副大使 己未葬貞順皇后于敬陵

敬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四十里

壬

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六年

戍救河曲六州胡坐康待賞散隸諸州者聽選故土於鹽夏之間

置宥州以處之

徒六胡州見二百十二卷十年今併六胡州之地以爲宥州舊志宥州去京師二千一百里

三月吐蕃寇河西節度使崔希逸擊破之鄯州都督知隴右雷後

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爲威戎軍

鄯州星宿川西北三百五十里有威戎軍

考異曰舊傳作威武軍今從實錄

置兵一千戍之

癸巳京師地震

夏五月乙

酉李林甫兼河西節度使丙申以崔希逸爲河南尹希逸自念失

信於吐蕃內懷愧恨尋見白狗爲祟而卒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

數勸上立壽王瑒上以忠王瑛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

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

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

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

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

考異曰魏紀叙力士語云但從大所注謂肅宗也大柄語不可曉今從新傳

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興爲

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蕭昊爲河西節度使總留後事鄆州都

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使太僕卿王昱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

吐蕃仍毀所立赤嶺碑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

輒與諸部分之不畱私蓄由是眾樂爲用既尙唐公主又潛通突

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

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

縮諸部離心會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

考異曰會要作莫賀咄達干今從齊

錄新傳作都摩文 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

突騎施種人自謂婁

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

莫賀達干運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眾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引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

碎葉川長千里四屬石國石

初屬石國石

常分兵鎮之相與連兵以拒唐

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

辦及絳紗袍

唐制皇帝大祀致齋之日畫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入陳於殿庭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

諸侍從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指閤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乘輿乃出朝會諸衛立仗百官就位已定侍中亦奏外辦不請中嚴皇帝將出駕發前七刻擊一鼓爲一嚴前五刻擊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前二刻擊三鼓爲三嚴諸衛以次入立於殿庭華官立朝堂侍中中書令已下奉迎於西階侍中率寶乘黃合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于牛將軍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耶立侍臣之前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乘輿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嚴外辦皆尙儀版奏皇太子中嚴外辦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則服絳紗袍冬至受朝賀祭還蒸羶臣養老之服也太子冠遠遊冠亦服絳紗袍

謁廟還宮元日朔日 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相承表耀
入朝釋奠之服也

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爲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
御宣政殿冊太子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
宮步入是日赦天下賜酺三日己卯冊忠王妃韋氏爲太子妃

杜希望將鄯州之眾奪吐蕃河橋築鹽泉城於河左吐蕃發兵三
萬逆戰希望眾少不敵將卒皆懼左威衛郎將王忠嗣帥所部先
犯其陳所向辟易殺數百人虜陳亂希望縱兵乘之虜遂大敗置

鎮西軍於鹽泉 鎮西軍在河州西百八十里 忠嗣以功遷左金吾將軍 八月

辛巳勃海王武曷卒子欽茂立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初歲

鳳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初劍南度茂州之西安戎城戍之以走吐蕃南鄙生羌導吐蕃取之因

守之遂并西洱河諸 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
蠻東與松茂嵩接

築兩城於其側頓軍蓬婆嶺下

蓬婆嶺其地在雪山外杜甫詩所謂次取蓬婆雪外城是也

運

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眾大敗死者數千人

考異曰舊

傳將士數萬人皆沒於賊今從實錄

昱脫身走糧仗軍資皆棄之貶昱括州刺史再

貶高要尉而死

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

水經注雲南郡本雲山縣地也

蜀劉氏建興二年置郡自唐戎州開邊縣而南七十里至曲州又二千五百里至雲南城

歸義之先本哀牢夷

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

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濬

考異曰新書六詔曰蒙越折

浪穹邊陲施浪蒙舍今從黃湧雲南別錄○狀言內

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

勢家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

生邏盛邏感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

考異曰新傳云蒙氏父子以名相屬細奴邏生

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邏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唐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生

史遷劉校特進蓋登鄒王炎嗣未有子時以國運厚其嗣及生子
遷其宗而名承嗣遂不改按遷蓋炎之子蓋遷皮豈得云以名相
嗣既有炎嗣豈得云我又有子雖死地足矣今從舊而謂
傳及楊國忠傳雲南別錄又皆南傳傳問皆作爾今從新傳皮遷
開浸強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垣河蠻之功乃昭王昱求合六詔
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

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

南詔事始此其先烏

蠻別種夷語山廣陀爲和故謂之大和城

冬十月戊寅上幸驪山溫泉壬辰上還宮

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分左右羽林置

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潤州刺史齊澣奏自瓜步濟江迂六十

里舟多滂溺請自京口埭下直濟江穿伊婁河二十五里卽達揚

子縣從之自是歲無覆舟又立伊婁堞官征其入人利濟焉

按舊唐書本

紀齊澣開伊婁河於揚州南瓜州浦則今之瓜州運河是也但揚子縣今爲真州治所安能二十五里卽達揚子縣若自瓜州達揚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十四

唐紀三十

元宗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

五

子橋則二十五里而近今之揚子橋或
者府之揚子縣治所橋以此得名也

開元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命隴右節度大使榮王琬自至本
道巡按處置諸軍選募關內河東壯士三五萬人詣隴右防遏至

秋末無寇聽還 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

下免百姓今年田租賜醵五且 夏四月癸酉救諸陰陽術數自

非昏喪卜擇皆禁之 己丑以牛仙客爲兵部尚書兼侍中李林

甫爲吏部尚書兼中書令總文武選事

蓋合牛仙客總武選
李林甫總文選也

六

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適之兼幽州節度使幽州將趙堪白真陁

邏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擊叛奚餘黨於遼

水之北

潢水在遼國今屬潢府界志云自營
州度松陁嶺北行四百里至潢水

知義不從白真陁羅

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不得已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

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

內謁者監唐正六品

下掌內宣傳及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省

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陞羅通

令自縊死仙童有寵於上眾宦官疾之共發其事上怒甲戌命楊

思勳杖殺之思勳縛格杖之數百剗取其心剖其肉啗之守珪坐

貶括州刺史

附錄守珪在幽州嘗以勸令崔廣宗犯法斬之廣宗雖被梟而形體不死家人早歸每執劍盡地作誦字

家人即屈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中有遇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忽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空箭凶

男如言而卒

太子太師蕭嵩嘗賂仙童以城南良田數頃李林甫發之

嵩坐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

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

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

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嘗與拔汗那王阿悉爛

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

河公主

交河公主事始二百一十二卷十一年

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

威震西陲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軍

白草軍在蔚茹水之西又鄯州星宿川之西有

安人

隴右節度使蕭昊擊破之

甲申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

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破王者

之服釋奠用宮懸

周禮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注云宮懸四面懸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

軒懸三面其形曲判懸又去其一而特懸又去其一而

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

顏淵克公閔下黨費侯冉

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冉有魯侯季路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

辭災侯子夏魏侯會參成伯顛孫陳伯濬臺滅明江伯忌子賤

單伯原蓬原伯公冶長倍伯南宮适邾伯公皙哀邾伯曾黜宿伯

顏路杞伯商鞅蒙伯高柴共伯漆騶開陳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

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卜伯公西赤邾伯孟孫期鄒伯梁鱣梁伯顏

柳蕭伯冉孺郜伯曹恤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

伯秦子南少梁伯漆雕武城伯顏子騶頊邪伯漆雕徒父頊句

伯壤驪赤北徵伯商澤雖陽伯石作蜀邠邑伯任不齊任城伯公

夏首亢父伯公夏孺東牟伯后處營邱伯秦剛彭衙伯奚容箴下

邳伯公肩定新伯顏襄陽沂伯鄆單鉞伯句并疆淇陽伯罕父

黑乘耶伯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明壽
婁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優瀛陽伯鄒子徒榮陽伯秦
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頡曾朱虛伯步叔乘禧子伯頡之僕東武
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欽昌平伯廉潔葛文伯頡何開陽伯叔仲會
瑕耶伯狄黑臨濟伯邦巽平陸伯孔忠汝
陽伯公西與如重耶伯公西箴祝阿伯
九月戊午處木昆鼠

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眾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
內 太子更名紹 冬十月辛巳改修東都明堂時訛言官取小

兒埋於明堂之下以爲厭勝村野童兒藏於山谷都城騷然咸
言兵至上遣人宣慰久之乃定 丙戌上幸驪山溫泉十一月辛

丑還宮 甲辰明堂成 劍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

軍政委團練副使章仇兼瓊 據舊志上元後置團練使余攷唐制

蜀有黎雅邛翼茂五州鎮防團結兵故有
團練副使安史亂後諸州皆置團練使矣 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

城可取上悅之丁巳以宥爲光祿卿十二月以兼瓊爲劍南節度

使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冬又當祫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
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開元二十八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庚子還宮 二月
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
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善談論每與賓客議論經旨
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居母憂哀毀過禮有紫芝
產於坐側白鳩白雀巢於庭樹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凡所議論
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上雖以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
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章仇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結謀

使局開門引內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

遠敬宗之曾孫也 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

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

考異

曰舊傳云嘉運請立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
肯曰計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酬賞
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眾二十七年嘉運詣闕獻俘
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會要二十九年以解瑟羅之子昕爲可
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南城爲莫賀咄達干所
殺三年安西節度使馬靈督斬之史立其酋長爲在地米里骨咄
祿毗伽可汗按實錄開元二十八年三月甲寅蓋嘉運俘吐火仙
來獻四月辛未冊十姓可汗阿史那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十二
月乙卯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率其妻子及羈官首領百餘帳內
屬初莫賀達干與烏蘇萬洛扇誘諸蕃叛干我上命蓋嘉運宜恩
招諭皆相率而降新傳云達干不肯立昕卽誘部落叛詔嘉運招
諭乃率妻子等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
昕至俱闐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
靈督誅斬之若如舊傳所言嘉運便以莫賀達干爲可汗統眾則
莫賀不應復叛且立可汗當須朝廷冊命嘉運豈得擅立於塞外
也若未以爲可汗則實錄十二月不應謂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

也若如會要所言二十九年始立昕爲可汗則實錄二十八年四月不應已謂昕爲十姓可汗也蓋嘉運既平突騎施卽奏立昕爲十姓可汗故莫賀達干不服而叛明皇乃以莫賀達干爲小可汗止統突騎施之眾使嘉運招諭之故來降然昕爲十姓可汗兼統諸部故明皇遣兵送之而爲莫賀達干所殺事或然也但實錄脫略疑不敢質故略采諸書所見存其梗概書之。昕音欣又音希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圍安戎城

上嘉蓋嘉運之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使之經略吐蕃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臣近與嘉運同班觀其

舉措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昔莫敖忤於蒲騷之役

卒喪楚師

左傳楚莫敖屈瑕既敗鄖師于蒲騷復伐羅闞伯比送之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楚子入告

夫人鄒曼鄧曼曰莫敖忤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君若不鎮撫今其不設備乎莫敖果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今

嘉運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況防秋非遠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

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飲

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進塗仍乞聖恩嚴
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嘉運竟無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
破奚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驪山溫泉辛巳還宮 吐蕃寇安
戎城及維州發關中騎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十一月罷牛仙客朔方河東節度使 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

那斯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听何以質我遂帥

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眾命蓋嘉運招

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金城公主薨

金城公主事始二
百八卷中宗景龍

元吐蕃告喪且請和上不許 是歲天下兩府三百二十八縣千

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

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癸巳上幸驪山溫泉 丁酉制承前諸

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始開倉賑給

承前猶今言從前也

道路悠遠何救懸絕

自今委州縣長官與采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制兩京諸州各立

元元皇帝廟 庚子上還宮 上夢元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

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

之於整屋樓觀山開

整屋縣漢屬扶風後魏併入武功尋復後周爲周南郡隋廢郡以整屋縣屬雍州唐屬岐

州蘇軾曰樓觀山今爲崇聖觀乃 夏閏四月迎迓興慶宮五月命

畫元元眞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六月吐蕃四十萬眾入寇至安

入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帥眾五千擊破之

考異曰舊傳作盛希液今從唐歷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

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眾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

考異曰舊傳云左殺自立爲烏蘇米施可汗唐歷新傳皆云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天寶初立今從之上以突厥

內亂癸酉命左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

落 乙亥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

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

以爲賢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

乃至左右皆有賂利貞入奏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祿山爲

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考異曰實錄此年八月以幽州節度副大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充平盧渤海黑水軍使舊紀以幽州節度副使安祿山爲營州刺史平盧軍節度副使會要二十八年王斛斯爲平盧節度使遂爲定額按舊傳祿山

卷之二十九

自平盧兵馬使為平盧軍使蓋以平盧兵馬使帶幽州節度副使之名耳實錄衍大字也天寶元年始以平盧為節度會要誤也

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路使唐謂奚契丹為兩蕃 五月大雨雪稻禾偃折

又霖雨月餘道途阻滯河北博洛等二十四州言雨水害稼遣使

賑恤 冬十月丙申上幸驪山溫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為二節

度 十一月庚戌司空郭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確知弋獵

伎樂飲諠而已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乏貞操而守禮居之

自若高歌擊鼓費用不經故常負息錢數百萬或勸之少治居產

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死而沒人葬者耶諸王內譏每述之以為歡

笑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嘗於上曰

那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

十餘年守禮幽閉事見二百四卷武后天授元年 歲賜救杖者數四背癢甚厚將雨則

沈悶將變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濡襟上亦爲之慘然

辛酉上還宮 辛未太尉甯王憲薨時京師寒甚凝霜封樹憲見

而歎曰此爲樹介

言其象樹之介也

諺云樹介達官怕吾其死矣至是果

墓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讓於我爲唐太伯常名

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璿上表追述先志謙沖

不敢當帝號上不許敏曰內出緇服以手書致於靈座書稱隆基

白又銘其墓曰惠陵

惠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十里

追諡其妃元氏曰恭皇后祔

葬焉憲性孝友退讓之行發乎中誠又明晉律涼州嘗獻新曲帝

御便坐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雝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

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君卑逼下臣僭

犯上發于微忽形于音聲播之咏歌見之人事臣恐他日有播遷

資治通鑑補 元宗開元二十九年

之禍帝默然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達化縣

達化古澆河之地後周置達化郡及縣隋

廢郡以縣屬廓州縣西百二十里有澆河城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終